

一仙难求



风雨未曾闲

FENGYU WEICENGXIAN

携手江村，梅雪飘裙。故人不见，旧曲重闻。

— 9 —

云
茝
著
YUN JI
WORKS

一仙难求

云芑
著
YUN,JI
WORKS

九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第二十一章 三方联合

大殿内，三方人马束手无策。

修罗道门中，金晶却盘膝闭目，身边守护着面色肃然的倪七。

金晶原本娇怯的面容，此时沉静如水，周身隐隐有一层灵光，似有水光流动。

这层灵光越来越亮，而后暴涨，将金晶整个人淹没。

倪七紧张不已，皮肤泛出黑光，变回了泥鳅皮，做好随时动手的准备。

金晶脸上的灵光亮到极致，就听嗡的一声轻响，她猛然睁开双眼。

此时的金晶面容冷肃，双目湛然，怯生生的气质一扫而空。

“殿下！”见她睁眼，倪七大喜，“殿下成功了？”

金晶站起身，漫不经心扫了他一眼，“你果真是这小丫头的人。”

清脆的声音，却带着懒洋洋的意味，显然不是原来的金晶。

倪七一怔，一时拿不准金晶到底成功没有。

金晶也没理他，慢条斯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左右交握，“真弱，所幸天分不错，若修炼得法，突破十阶还是有机会的。”

这语气，这神态——倪七想到一个可能，惊得一跳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前辈，您……难道您是……”

金晶瞥了他一眼，勾唇一笑，“你以为呢？”

原来的金晶笑容是怯生生的，这个金晶哪怕仅仅一笑都带着卓然的风流，倪

七看得胆战心惊。他道：“您……您怎么会……殿下明明只是施展秘术……”

“她没有跟你说，这个秘术做什么用的么？”金晶漫不经心，唤出本命法宝——一对麒麟角炼化成的短剑，古朴的颜色，与她的金发金瞳完全不同。

倪七道：“殿下说，此秘术可以临时提纯血脉……”说到最后，他黑黝黝的脸上出现惊骇的神色。

金晶笑了，抬起头，微微眯起眼，“你不必担心，我好歹是她的先祖，不会害她的。”

倪七点头哈腰，“是，是。”

尽管对殿下担心不已，他也没办法冲眼前的人发火，因为他知道，只要“她”随手一挥，自己这个立于人间巅峰的十阶大妖就会灰飞烟灭。他只能希望，这件事不会给殿下带来灾难，甚至得到好处。

金晶不再理他，麒麟短剑扬起，一股强大的威势从她身上散发出来，倪七在旁，忽然觉得喘不过气。果真是那位，这个时候，他已经不会怀疑。

“我倒要见识见识，这个所谓的六道宫到底是什么东西！”金晶冷笑一声，短剑挥出一道光芒，撕开眼前的迷雾。

京虎、京涛都清醒了，三方正在对峙。

京虎、京涛都相当聪明，现在对立，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，所以，短暂的对峙后，他们选择了和谈。

“不管是你们，还是我们，来到东海，目的都是一致的。”京涛面无表情，“我们争来斗去，几千上万年，为的不是折在这里。”

京虎皮笑肉不笑，“这么多年了，你只有这句话还像人话！”

京涛哼了一声，没有搭腔。

“好了！”一旁的蝶依出声，似乎有些不耐烦，“废话以后再说，先说说现在怎么办吧！”

众人沉默了一阵，玄月首先道：“如果这是死地，神君高祖不可能让我们进来。”

玄日鼻孔哼了一声，“这不是废话！”

玄月面色冷冷，没有理会。他已经习惯了，无论他说什么，这位大哥都不会给他好脸色。



秦羲道：“可我们刚才受的伤不是假的。若非在下正好有秘宝在身，我们二人葬身此地，也不是不可能。”他瞥向几位大妖，“两位京长老受的伤也颇重吧？”

京虎、京涛二人脸色一沉。玄日已经脸色数变，低声道：“恒介在里面被绞杀了，这里会杀人的！”

他们果然有人殒命了！陌天歌与秦羲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有些担忧天道中的小凤。

“可是，”玄月眉头皱得更紧，“神君高祖不会害我们的。”

“并非是神君害我们。”京涛说，“神君大人只说，我们进入此间，寻到控制禁制之物，带出去给他，便可以脱困而出，却没有告诉我们要注意什么，这不是很奇怪么？”

“不错。”京虎沉声道，“能将神君大人镇压在此，可见这座仙宫，必是仙家宝贝。如果知道里面有什么危险，神君大人不可能不提，可神君大人却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所以，”蝶依缓缓道，“神君根本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玄日、玄月同声惊叫，在他们眼中，身为先祖的神君大人神通广大，只是时运不佳，才会被困在此地。先前让他们进仙宫的时候，先祖镇定自若，他们还以为，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

玄日心慌意乱，顿足道：“神君爷爷怎么也不告诉我们？这下我们可怎么办？先出去问个清楚？”说着，他向玄虚通云阵的入口看去。

“大王子！”京涛眉头一挑，阻止了他，“神君大人既然没说，就是没什么可说的，我们再去问，又有何用？”

“可是，可是，”玄日左右为难，“难道我们就这样送死么？”

“胡言乱语！”京涛顾不得他的身份，肃然喝道，“神君岂会让我们白白送死？我们必能顺利寻到破禁之物。”

“嗯，嗯，京长老说得有理。”玄日咽了咽口水，极力冷静下来。他对京长老向来信服，此时身处险境，更是对他深信不疑。

玄月妖君目光一转，看到一旁的陌天歌与秦羲，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两位道友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我们？”陌天歌讶然指了指自己。

玄月道：“两位能设下那般大阵，想必对阵法禁制十分精通。”

他所说的，便是碧轩阁的护山大阵，此阵灭杀二十多名妖修，玄月提起来就恨得牙痒痒，偏生现在不能发作，只能强行忍下。

秦羲给了个眼色，示意陌天歌先说。

陌天歌斟酌了一下，慢慢道：“我以为，仙宫中的禁制，我们是万万破不掉的。”

没料到她第一句话就否定了目标，众妖怔了怔，玄月追问：“道友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们真是进来送死的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她说，“我们仔细来想想琥珀前辈的行为。首先，他一开始并没有让我们助他脱困的意思，好像根本不相信我们能助他脱困。”

众妖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，若非他们坚持，琥珀根本就没说进仙宫可以破禁。

陌天歌接着道：“其次，琥珀前辈让我们进仙宫，并没有深思熟虑，也没有过多纠结。”

“这说明什么？”玄日问。

“这说明，”秦羲轻声道，“他只是随口一说，根本不指望我们破了仙宫。”

“啊！”玄日一愣，“那，那他让我们进来，是为了什么？总不会让我们进来消遣消遣，打发无聊时光吧？”

陌天歌扫了他一眼，“虽然没有深思熟虑，但并不是没有目的。”

玄日妖君被绕晕了，“道友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”

陌天歌一摊手，表示无奈，“我这就是直说。”他听不懂她也没办法，“我觉得，琥珀前辈是想，以我们的实力，很难破解仙宫外层的禁制，进入其中。如果进不去，那我们就死心了；如果进去了……”

“进去了，说明我们能力不错。”玄月接了一句。

“正是。”陌天歌点头，“直到我们打通仙宫内外，琥珀前辈才重视起来。但与之不相称的是，让我们入内寻找控制禁制之物，还是我问了之后，他才说的……你们不觉得奇怪么？”

众妖不由自主地点头。

蝶依若有所思，“神君大人，好像真的只是随口一说。”

“这么重大的事，怎么会随口一说？”秦羲淡淡道，“这只能说明，他让我们进来的目的，是假的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玄月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大惑不解，“你们就算了，神君高祖没必要骗我们。”

“不，”京虎断然道，“神君大人并不是骗我们。”

京涛接着说：“他只是要我们进入，跟我们进入的目的无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玄日、玄月同声问。他们兄弟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这么齐心。

“不知道。”陌天歌一摊手，很光棍地把问题丢到一边。

京虎答道：“难道我们进入仙宫，便可牵制住仙宫的力量？”

陌天歌不禁点头，这也是她的猜测，不过仅仅只是猜测。

“所以，”漠然而立的蝶依最后说，“我们在保命的前提下，尽量试探这座仙宫，就算是帮上神君的忙了。”

众妖和人纷纷赞同，一则他们觉得分析得有理，二则他们都不想冒险。在这里赔上性命，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那位神君，没理由要他们的命。

带着这样的心情，三方都有些消极。休息够了以后，他们在陌天歌和秦羲有意无意地引导下，进入天道门。

迷雾散开，强壮丑陋的阿修罗向他们扑来。

金晶指尖一弹，麒麟双剑化成万道剑光，须臾便将这些阿修罗斩杀殆尽，比杀苍蝇还轻松。

跟在后面的倪七惊得目瞪口呆，之前为了保护金晶，他险些被这些阿修罗撕成碎片，好不容易设下屏障，暂时保得性命，而现在的金晶，却随手便将之灭杀了。

迷雾浓了又散，阿修罗们再次出现，气势万钧地向他们压来。

金晶冷哼一声，剑光一出，再次绞杀全部的敌人。

倪七已经呆住了，或许是感觉到金晶的实力，这些阿修罗越来越强，到最后，倪七已经无法察看了，只觉得每一只都比他的境界高了太多。

直到此时，他才相信，这仙宫的主人是仙人，想必他们太弱，仙宫根本不屑于对付他们。

随着阿修罗的实力增强，金晶的面色越来越凝重，将之灭杀的时间也花得越

来越多。

倪七很自觉地施展保命手段，躲在后面。这个级别的交手，已经不是他所能窥视的，稍不留神，便是灭顶之灾。

又一批阿修罗尽数被灭，金晶收起麒麟双剑，晒道：“什么六道宫，上仙法宝，不过如此。”

没有人回应他，四周的修罗血肉忽然蠕动起来，各自向中间爬去，直至合成一堆，慢慢地变成一个巨大的男性修罗。他身躯高大，有如小山；脚掌宽阔，一脚踩死百人不在话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气息惊人，站在那里，如巨山压顶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阿修罗丑陋的脸庞低下，硕大的眼睛盯着金晶，忽然开口，“你想得太简单了。”

“是么？”金晶懒洋洋地笑，“你终于舍得出来了。”

阿修罗道：“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出去的。”

金晶忽地一声嗤笑，语气嘲讽，“十几万年了，我真不明白，到底我犯了什么天规，你们要把我囚在此处。”

阿修罗语气平平，“你被囚不是因为犯天规，而是你太危险。”

“……太危险，”金晶笑，“照你们的意思，我连抗争自己命运的权利都没有？”

阿修罗面无表情，“既是命运，又岂容反抗？”

“哈，哈哈……”金晶大笑，笑到最后，眼泪都笑出来了，“既是如此，为何要创造生命？创造一群玩偶，岂不是更听话？”

“其实你不必这样的。”阿修罗的声音不带一丝情绪，“人修成仙，妖修成灵，你已经可以飞升灵界，摆脱命运，是你非要留下来。”

金晶已经收了笑容，冷冷地看着他，“既如此，为什么我的后辈们无法飞升？为什么今日的人类只能修炼至化神？你们给他们路走了么？”

阿修罗道：“与我说何用？我乃器灵，这些规则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金晶指间灵光一动，麒麟双剑暴出万丈光芒，“陪了我十几万年，你也辛苦了，与其几十万年、百万年这样下去，不如结束在这里吧！”

阿修罗没有再回答，全身已经燃烧起滔天的战意。

.....

“这是什么？”玄月脸色苍白，望着眼前的东西。

玄日难得没有与他唱反调，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儿去。

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座荒山。天色昏暗，树木尽枯，阴气浓郁，时不时传来鸦声，一点生气也没有。静默低暗的枯木间，时不时转出或黑或白的影子，幽幽地飘来飘去。

陌天歌脸色更苍白，玄日、玄月只是觉得情景可怖。她却知道，这根本不应该出现，这道门不久之前还是天道之门。

她抬头看着秦羲，低声传音，“师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半晌后，秦羲才道：“也许，六道之间可以转换？”六道轮回虽然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这仙宫只是一件法宝，以此来表现六道轮回，也不是不可能。

众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京虎转头问道：“两位道友，这便是两位经历过的饿鬼道么？”

陌天歌迟疑地摇摇头，“我们所见，并非如此。”

“那是怎样的情况？”

她道：“就是一个空间内，有许多的恶鬼向我们扑来，而不像现在，有真实的场景。”他们在先前的饿鬼道所经历的，是个典型的攻击阵法，而现在这个，多了幻阵的特征，比那个不知高明了多少倍。

“来了！”秦羲低声说罢，一道阴风袭来，众人都打了个冷战。

他们身为修士，早已寒暑不侵，能让他们打冷战，这气息中蕴含的阴寒古怪，足以侵害人命。

“小心！”蝶依叫了一声，黄衣一展，现出本体，变成一只巨大的黄蝶。

阴气侵至，化出一个惊悚可怖的恶鬼，淋漓着鲜血向他们扑来。

首当其冲是玄月，他一挥衣袖，一道蓝光从袖中飞起，化成一片蓝芒。

然而，蓝芒与恶鬼相撞，仅仅只是阻了恶鬼一瞬，便碎成千万碎片。这一碎，玄月如被重击，向后倒飞。

蝶依双翅一扇，一道柔和的力量将玄月托住，阻住倒飞之势。

京虎同时出手，利齿脱离，化成一片片尖刺，全部袭向恶鬼。

京虎全力一击，恶鬼终于被阻住了，却仍然没有散去。他脸色数变，心中惊讶无比。他已经没有留手，却仍然无法将此恶鬼灭去，这样的实力，可比他们之前入的地狱道强多了，地狱道先前出现的小鬼并不强，后来才慢慢增强的。



蝶依见状，双翅扇动，蝶影蹁跹，如同舞蹈，撒出层层黄色粉末。随着她的舞步，周围空间仿佛被扭曲，这道扭曲之力迅速延伸至恶鬼身上。咔嚓一声，恶鬼仿佛被冻住一般，僵硬地裂成数片，渐渐消散于空气中。

陌天歌与秦羲惊讶，蝶依这一招真是厉害。不过，看她施展此术，十分繁复，应用于实战颇有难度，舞步一被打断，便施展不出来了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风声，似有若无的呜咽响起，气氛更加诡谲，若是凡人，必定要想起那些奇奇怪怪的鬼故事。

呜咽中，夹杂着沙沙的声音，无数鬼怪从荒山四处聚拢而来，一步步向他们逼近。渐渐地，鬼怪残破的躯体出现在他们的视野，周围忽地狂风大作，阴气四溢。

.....

麒麟双剑化成的剑光击中阿修罗的身躯，阿修罗大吼一声，巨掌向天，一根粗大的棍子出现在手中，狠狠地向金晶砸下。

金晶闭目，指诀一掐，口中念起古老晦涩的口诀。随着她的口诀，一道清透的光芒从她身体里慢慢闪现，越来越亮，竟将千钧之势的棍子挡了下来。不论阿修罗如何使力，棍子始终定在空中牢牢不动。

光芒越来越亮，一道人影从金晶身上慢慢出现，白衣潇洒，面带傲气，不是琥珀，又是何人？

金晶是实，琥珀是虚，两人的动作表情却是毫无二致。忽然，两人同时睁开双眼，一股苍茫浩荡的气息狂涌而出，琥珀的身躯由虚转实，金晶却身体一软，就要跌下。

琥珀一展衣袖，一股无形的气流将金晶托起。这股气流中，金晶的外形迅速发生变化。金色褪去，胸部隆起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个双十年华的少女，青丝红唇，气度风流。

“殿下！”躲在琥珀营造的防御护罩内，倪七忙将金晶接过——或许，她并不是金晶。

“咳咳！”少女幽幽转醒，看到半空中的琥珀，惊讶地睁大了双眼，“这……”

琥珀似笑非笑，“你虽心机深沉，到底不曾心存恶念，看在你亦是我子孙的分上，本神君就如了你的心愿。”

说罢，他一点眉心，一滴精血从中飞出，缓缓向金晶飞去。

金晶讶然，“神君，这……”

琥珀没有理会，精血瞬间便没入她的眉心，一股浩然神圣的气息顿时充盈她的身体。

“啊！”金晶一声惨叫，只觉得身体被这股气息撕裂成碎片。

“殿下，殿下！”倪七手足无措。他虽是十阶大妖，灵智却不算多高，眼前之事又超过他的认知，就不知如何是好。

琥珀也懒得解释，抛下他们不理，抬头望着占据了半个天空的阿修罗，唇角一勾，流露出淡淡的傲气，“哪怕你是仙人法宝，也不过是件死物。”

“就算是件死物，这十几万年，你也跑不出去。”阿修罗的声音仍然不带情绪，手中有如天柱的棒子再度扬起，大喝一声，再次向他砸下。

这一次，不只力破千钧，更是力破千山……

……

三阳真火剑浩荡的剑光海洋中，一个个狰狞的鬼物被燃烧殆尽。

剑光收回，众人惊疑。

他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些狼狈，刚才鬼物的实力强大，一窝蜂涌上来，他们支持得很艰难，几乎以为自己要葬身此地，不料刚才却突然变弱，让他们轻松绞杀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玄月望向京虎，“京长老，难道危险在后面？”

“好像不是，”秦羲说，“周围并没有强大的气息，这点不可能作假。”

“不错。”京涛缓缓点头，“其实刚才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坚持不住了。”

蝶依道：“管那么多干什么？趁现在破阵吧！”

说罢，众人还没动手，周围就突然摇晃起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玄日喊。

京涛一挥袖，将玄日护在身后，“大王子小心！”

周围气息紊乱，阴鬼之气失去了原本的规律，乱哄哄四处散逸。晃到最后，身处的这个空间开始出现裂痕，裂痕越来越大，最后结界无法维持，整个崩塌。

这一崩塌，他们才知道，这并非阵法营造出来的幻阵，而是真正的独立空间，空间崩塌之力，瞬间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冲击。

“噗！”玄日、玄月首先支撑不住，口吐鲜血。京涛京虎急忙施展秘术，将



他们护住。

陌天歌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若非空间崩塌之前，她直觉地丢出人偶挡在面前，此时与玄日、玄月两人一样，已经被放倒了。而人偶咔嚓一声，失去了光芒。

她将手中天地扇一挥，青龙嗷鸣，吐出一团金雷，迅速铺成金网，罩住两人。

秦羲的剑阵嗡鸣一声，将两人护得密不透风。

这时，空间崩塌形成的撕扯之力将他们全部卷入，强大的力量几乎将他们撕碎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陌天歌从眩晕中清醒过来，喘了口气。

“天歌！”秦羲将她扶起来，“还好吧？”

陌天歌摇摇头，坐起来。

“咳咳！”玄日、玄月等人也爬了起来。

举目四望，周围是乱堆的仙玉，仙宫也塌了。

“高祖，高祖！”耳边传来少女清脆的声音。

玄日、玄月一怔，顺着声音转过视线，不远处跪坐着一个少女，摇晃着平躺在地上的琥珀。

“妙妙！”两人异口同声，惊讶莫名。

玄日急急地站起来，道：“妙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金晶——或者说，南海三公主玄妙，她没理会兄长的问题，只是焦急地看着气息微弱的琥珀。

“神君高祖怎么了？”玄月顾不得问玄日刚才问的问题，连忙站起来向琥珀跑去。

玄日也醒悟过来，与玄月同时跑到琥珀面前，跪了下去，“高祖，高祖！”

“呵……”琥珀转醒，挥手阻止三人欲上前相扶，撑起身盘坐在地。

“禁制已破，你们可以出去了。”他脸色苍白，连支撑自己都费劲，却仍然骄傲潇洒。

“高祖，你和我们一起去！”玄妙叫道。

玄日、玄月连连点头。

琥珀却笑，“我出不去的。”

玄妙一怔，“仙宫器灵不是被高祖灭杀了么？既然禁制已破，为什么高祖不能出去？”

琥珀抬起手，手腕上的镯子仍然闪烁着光芒，“方才你提纯血脉，我才能借助你的身躯发挥大半的实力，如今六道宫已毁，外面的禁制已破，可囚禁我的，又岂是单单一个六道宫？”

“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么？”

“就算有办法，他们又岂会容许？”琥珀笑，抬头看天。

陌天歌不知道他们的感受，但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这般清晰地感觉到天道的存在，想到琥珀的命运，她不由得想起师父曾经说过的那句话，他们，都是神的玩偶。

三只麒麟沉默许久，才听玄月喃喃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们就算终生困于此地又如何？到头来，还连累高祖……”

“你太心软。”琥珀叹道，“你大哥才智不及，你却是心性不够，你们两个都玩不过你们的小妹啊！”

他们都有十阶大妖在旁保护，却一直没发现她就在身边，而他们身边最信任的两个人，却被她安插了心腹。琥珀勾起笑，望向守护在玄妙身边的倪七，以及收起高傲走过来对其行礼的蝶依。不过，无所谓，都是他的后人，谁赢都一样。

“神君爷爷，你说什么？”玄日还茫然不知。

京虎、京涛却对视一眼，同声叹气。他们都输了，神君这话的意思，分明是支持三公主登位，没想到他们斗了上万年，最后不是输在对方手上，而是输给从来没想过的三公主。谁能想到呢，那个从来置身事外的三公主，会有这样的心机！

“罢了！”琥珀振作精神，正容道，“时间不多了，有些话我要对你们说，你们每一个字都要记清，知道么？”

三人一怔，玄妙问：“高祖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六道宫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”琥珀笑，他的脸上一直都带着笑，似乎这一切都不足为道，说出口的话却带着倦意，“我已是油尽灯枯，坐化在即了。”

众人都呆了呆，半晌，三只麒麟大放悲声，“高祖！”其他妖修亦面带悲色。

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身为当事人的琥珀却一脸云淡风轻，“在此困居十几万年，我早已厌倦了，不得自由，便有无尽的寿元又如何？今日与六道宫同归于

尽，反倒是解脱。”

玄月伤心，“若不是我们，高祖也不会……”

“不必多说，”琥珀抬手，阻止了他的自责，“别浪费时间。”

玄月掩不住悲色，但听话地收声了。

琥珀一弹指，一道无形的结界出现在他们周围。他道：“我所做的事情，你们不要追问，这不是你们这个境界可以插手的，便是我，也不过飞蛾扑火，徒劳无功。”

“高祖，”玄日不解地问，“既如此，你为什么要去做？”

琥珀苦笑一声，没有回答，继续说：“这些天，我听你们说了如今的局势，以我推测，只怕天下大乱又一次来了。”

“又？”玄妙注意到他说了“又”字。

琥珀缓缓点头，“你们大概不知道，人间过上几十万年，就会天下大乱、生灵涂炭，乱到一定程度，就会毁天灭地，生灵尽灭。”

“啊！”三人惊呼。

玄月首先想到，他游历云中，听说过的“上古”“太古”之说，这两个时期结束，都伴随着天翻地覆。

“难道就没有幸免的么？”玄妙问，“我须弥海并不参与世间纷争，这一次发现了线索，来寻高祖的遗府，才与人类修士起了冲突，并非有意。”

“自然是有。”琥珀道，“昔年我被囚禁之前，已经天下大乱，为了留下一丝血脉，才远去南海，在其中创造出一个小世界，便是你们的须弥海。”

“啊……”玄妙低呼，她没料到须弥海是这样来的。

“有深厚机缘的生灵，可以免除这样的命运，存活到下一次纪元开始，繁衍出下一次的繁华。”琥珀说，“你们此次回去，不要再出须弥海，除非天下再次平定。”

“高祖……”三人悲伤。

琥珀继续道：“你们目前的困境我明白了，先前我已经改造了玄妙的身体，她已是真正的麒麟，接下来我会将你们二人的身体一并改造。记住，大难临头，你们一定要同心协力，莫要内斗。”

“是。”玄日、玄月低头应下。他们互相争斗这么多年，其实对君主之位已经没了当初的热切，更多的是不想让对方继位，如今玄妙首先得了高祖青睐，他

们反倒没有多么不甘。

“好了，这就开始吧。”琥珀淡淡说罢，一招指诀，两滴精血从眉心飞出，缓缓没入玄日、玄月的眉心。他们低吟一声，纯正的麒麟血脉在他们体内掀起狂涛巨浪。

琥珀再次一弹指，结界破开，他看向京虎、京涛，“你们过来。”

京虎、京涛二人上前，跪叩，“神君大人。”

琥珀道：“他们正在提纯血统，你们好生护着。”

京虎、京涛又惊又喜，“是，晚辈遵命。”

挥手让他们退下，琥珀看向陌天歌和秦羲，“还有你们。”

陌天歌惊讶，指了指自己和秦羲，“我们？”

琥珀点头。

两人上前，在琥珀的示意下，在他身前坐了下来。

琥珀再次施展隔音结界，却一直看着他们不说话。

“前辈，您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吧。”秦羲道。

琥珀看着他，忽然道：“那只鸟儿身上的朱雀之息，来自于你吧？”

秦羲一顿，点头承认，“不错。”

琥珀又问：“你的朱雀之息，又是从何而来？”

秦羲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转头看着陌天歌。他的朱雀之息关系着两人的际遇，同时牵扯出青龙之息，要说就得两个人都说。

陌天歌向他点点头，表示自己没意见。对琥珀这种存在来说，他们的机缘算什么？他自身就是神兽，天下修士梦寐以求的神兽之息，对他来说不值一提。

秦羲道：“这个要从内子的经历开始说起……”他将陌天歌远游，得到扶生剑，他寻去云中，两人进入归墟海仙宫，发现朱雀祭庙等等，讲述了一遍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琥珀听罢，看着他们叹息，“你们能寻到五灵祭庙，实在是机缘深厚。”

听他这语气，分明知道五灵祭庙的存在，陌天歌连忙追问：“前辈知道？这五灵祭庙果真互有联系？”

“嗯。”琥珀说，“祭庙已经存在很久了，远古毁灭后，一直不为人知，直到我们那个世界毁灭在即，才被人发现。”

陌天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那前辈可知，这祭庙究竟是何来历，存在着怎样的



秘密？”

这一次，琥珀沉默得更久，直到他们快失去耐心，才听他轻声道：“这五座祭庙，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。”

他们早有猜测，这五座祭庙必有秘密，但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确认这个秘密的存在。

陌天歌压下心中的激动，“敢问前辈，秘密为何？”

琥珀一声轻笑，脸色更苍白了，他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两人都是一呆，既然不知道，又怎么说是天大的秘密？要他们玩么？

琥珀目光幽远，半晌后，慢慢说道：“你们可知道，我为何要滞留人间，明知不可为还要违背上意，导致被囚？”

两人齐齐摇头。

琥珀说：“那是因为一个人。”

两人又是一呆，因为一个……人？

“这个秘密本是他发现的，只是他没撑下来，只剩下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琥珀垂下目光，半晌不语。

许久之后，琥珀方才继续道：“我幼时十分跳脱，堪堪化形，便四处游玩。我们神兽得天独厚，生下来就有不俗的实力，稍加修炼便可化形。那时候，我虽已化形，其实年纪还小，还不懂得世事险恶。……无论是道修魔修还是佛修，他们做梦都想降伏一只神兽，而像我这样一只还未长成、实力弱小的幼年神兽，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。在我走投无路、即将被人强行立下灵兽契约的时候，一个孩子救了我，将我送回我父母身边。”

他露出微笑，“他是唯一一个对我没有任何肖想的人。多年以后，他成了人界顶尖的大修士，也没有想要收服我。我们始终是最好的朋友，只要一句话，便可以为对方赴汤蹈火。”

陌天歌听得神往，见他停住，不禁问：“后来呢？这位前辈发生了什么？”

琥珀苦笑一声，说：“后来，人间大乱，众生心中恶念丛生，为了利益四处征伐，天下间几乎寻不到一处净土。他看在眼里，十分忧心，若是这样下去，人间将会变成地狱，整个世界都会崩溃。他四处寻访，寻求解决的方法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来寻我，告诉我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陌天歌迫不及待地问。

琥珀道：“我那时对人类之间半点兴趣也无，我们神兽修为到了，就会飞升，并不属于人界，而他也快可以渡劫了，哪怕天下再乱，也与我们无干。”他顿了一下，闭了闭眼，神色痛苦，“只是我没料到，他那次离开之后，就再也没回来。”

“啊！”陌天歌轻呼，“那位前辈不是快飞升了么？谁能要他的性命？”

琥珀深深地吸了几口气，直到呼吸恢复平静，才接着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他死于乱战，我们那个年代，有许多大能修士，面临飞升的也有不少，他实力虽强，却不是唯一。”顿了一下，“他死之后，我开始做他没有做完的事，可是太迟了，我不但无法阻止毁天灭地，还因为违抗上命、心存不满，而被仙界囚禁于此。”

原来是这样……陌天歌怎么也没想到，琥珀被囚，是因为这么一个理由。难怪，他对人类甚是友善，哪怕知道玄月对他们存有敌意，也没有因此想要灭杀他们。

琥珀继续道：“他去得太突然，好多事情，都来不及告诉我，就连祭庙的位置，我也只知道大概。不过，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两人忙追问。

琥珀一字一字道：“他说，这是一个赌局，旷世的赌局，赢了，人界就有生机。”

“……赌局。”陌天歌喃喃，“天大的秘密，赌局……难道，是天下大乱的来由和破解之法？”

“被囚在此的十几万年，我时时回想当年的一切，觉得多半是了。”琥珀深深叹息，“可惜这个谜底，我无法亲自去揭开了。”

两人心中一动，听出了琥珀言下之意。

果然，琥珀道：“你们可愿接替我，继续做这件事？”

两人没有立刻回答，虽然一直以来，他们有意追寻这个答案，但琥珀所言超出了他们的想象。

“前辈，”斟酌半晌，秦羲谨慎地问，“像你们这样的大能，都无法寻到答案，我们可以么？”

琥珀笑，“这个问题，我没法回答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崩溃之前，上界不会干扰你们自救的，除非你们像我这样，存心反抗他们。”

